

【胡雪巖系列】

胡雪巖

(下)



高陽作品集

3

胡雪巖
(下)

高陽 著

高陽作品集3

胡雪巖(下)

1974年6月初版

1998年10月初版第二十九刷

1999年10月二版

2003年1月二版九刷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胡雪巖(下)平裝新臺幣300元

胡雪巖系列精裝一套六冊

精裝新臺幣2400元(不分售)

著 者 高 陽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
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

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 話：(02)26418661

台 北 忠 孝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F

電 話：(02)27683708

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 話：(02)23620308

台 北 基 隆 路 門 市 地 址：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

電 話：(02)27627429

台 中 門 市 地 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

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：(04)22312023

高 雄 辦 事 處 地 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 話：(07)2412802

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- 3 號

郵 撥 電 話：26418662

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
校 對 者 黃 榮 珠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 ISBN 957-08-2009-8(下冊：平裝)

胡雪巖系列(全六冊) 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：精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胡雪巖 / 高陽著．--二版．

--臺北市：聯經，1999年

486面；14.8×21公分．-- (高陽作品集；1-3)

ISBN 957-08-2005-5(上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6-3(中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9-8(下冊：平裝)

ISBN 957-08-2008-X(一套六冊：精裝)

〔2003年1月二版九刷〕

857.7

88013002

當天兩個人就到了上海，住在裕記絲棧。古應春得信趕來相會，見了胡雪巖略有忸怩之色；他自然不會在那樣的場合之下提到七姑奶奶，先聽取古應春談上海的市面，絲價是漲了，由於龐二的支持，大家都齊心一致，待價而沽，但洋人似乎也很厲害，千方百計，自己到內地去收絲，輾轉運到上海集中放洋。

「這局面當然不會長的，第一、費事；第二、成本不輕；第三、兩江總督衙門等出了告示，爲了維持威信，各處關卡，自然要派兵盤查。嚴禁闖關。照我看，」古應春很興奮地說，「洋人快要就範了，你來得正是時候。」

胡雪巖聽此報告，自感欣慰。不過此行要辦的事極多，得分緩急先後，一樣一樣來辦。首先要打聽的就是何桂清的下落。

「這就不曉得了！」古應春說，「學台是要到各府各州去歲考秀才的，此刻不知道在那裡。不過總打聽得到的。這件事交給我。」

「不光是打聽，有封緊要信要專人送去。」

「這也好辦。你把信交給我好了。」

這件事有了交代，第二件就得談浙江要買洋槍的事。古應春在由接到胡雪巖的信以後，已經作過初步聯絡；只是那個洋人到寧波去了，還得幾天才能回上海，唯有暫且等待。

最急要的兩件事談過，那就該談七姑奶奶了。在路上，他就已跟尤五商量好，到此辰光，須得迴避；所以一個眼色拋過去，尤五便託詞去看朋友，站起身來，準備出門。

「五哥，」古應春說，「我替老胡接風，一起吃番菜去。」

「番菜有啥好吃？動刀動叉的，我也嫌麻煩；你們去吧！」

目送他的背影消失，胡雪巖便笑道：「老古，你瞞得我好！」

這一說，古應春立刻就著急了，「你是說七姐的事？如果我有心瞞你，就是我不夠朋友。」他有些氣急敗壞地，「如果你也不諒解我，我就沒有路好走了！」

「不要急，不要急！你慢慢的說給我聽，大家一起想辦法。我就不相信做不成這頭媒。」

聽得這兩句話，古應春大感寬慰，「我就是怕信裡說不清楚，又想你不久就要來了，所以索性不說。原是要等你來替我做個軍師。」古應春說，「這件事搞成這麼一個地步，你不曉得我心裡的著急。真好有一比——。」他嚙著唾沫說不下去了。

「好比甚麼？」胡雪巖問道：「你作個比方，我就曉得你的難處在甚麼地方？」

「我好比『鬼打牆』，不知道怎麼一下，會弄成了這個樣子？」

胡雪巖笑著說，「酒能亂性，又碰著一向喜歡的人；生米下了鍋，卻又煮不成熟飯，實在急

人！」

「對，對！」古應春撫掌稱妙，「你這個比方真好。我和你說句心裡的話，到了她那裡，饞在眼裡，餓在肚裡，就是到了嘴裡，就爲的是煮不成熟飯！」

「怎麼？真的從那晚以後，就跟七姐沒有『好』過？」

胡雪巖想到尤五的話，說是七姑奶奶告訴過他，古應春從來沒有在她那裡留宿過一夜；如今又聽他本人這樣表示，心裡不免存疑。男人的脾氣他是知道的，七姑奶奶又是豪放脫略，甚麼都不在乎的性格；既有那一夜的「好事」，何以鴛鴦未續，似乎不近情理。

彼此極熟，無話不談；論及閨閣，雖傷口德，但以七姑奶奶的情形不同，也不算「唐突佳人」，於是胡雪巖便笑道：「乾柴烈火，就只燒過那麼一回，這倒有點奇怪了！」

「說破了，你就不覺得奇怪；我是爲了兩層原因：第一、既然打算明媒正娶，該當尊重七姐，那一夜就如你所說的『酒能亂性』另當別論；第二、婚事還有周折，後果如何，頗難逆料，倘或不成，且不说對不起七姐跟五哥，就是我自己良心上亦不安。再有那不明內情的人，一定說我始亂終棄；洋場上好說閒話的人最多，如果我有這麼一個名聲落在外面，那就不知道讓人說得我如何不堪了！」

此言一出，胡雪巖肅然起敬，「老古，」他收斂了笑容，說了句使古應春深感安慰的話：「照你這樣的存心，姻緣也不會不成。時候還早，我先去看看七姐。」

古應春略一沉吟，這樣答道：「那就索性到她那裡去吃飯。今天家裡還有點菜。」

這樣的語氣，顯得古應春跟七姑奶奶已經像夫婦一樣，只欠同圓好夢而已。同時也聽得出他和她的感情很不壞。一雙兩好，順理成章的事，偏有那個「程咬金」來講家法，真正可恨！

胡雪巖起了種不服氣的心思，當即拍胸說道：「老古，你放心！你們那位老族長，看我來對付他。」

「慢來，老胡！」古應春惴惴然地說：「那是我的一位叔祖，又教先父念過書，你千萬不可魯莽，你倒說說看，是如何『對付』？」

「『對付』這兩個字，好像不大好聽。其實我不是想辦法教他『吃癰』，是想辦法教他服貼。」

「那就對了。」古應春欣然問道。「你快說來聽聽，讓我也好高興、高興！」

「此刻還不到高興的時候，只好說是放心。事情要做起來看，辦法倒有一個；不過要我先跟七姐談了再說。」

「啥時候談？要不要我迴避？」

「能迴避最好。」

「那就這樣，我陪你去了以後，我到外國伙食店去買些野味；你就在那裡談好了。」

這樣約定以後，古應春便雇了一輛「亨斯美」的馬車，到了棋盤街七姑奶奶的寓所。一見面，七姑奶奶喜不自勝；「小爺叔」她說，「昨天晚上老古去了以後，我起牙牌，算定今天有貴人到，果不其然你來了！真正救命王菩薩！」接著又瞞著古應春說：「都是他們的姓不好！遇著

這麼一個牛脾氣的老『古』板，真把我氣得胃氣都要發了。」

「不要氣，不要氣！只要你肯聽我的話，包你也姓古！」

聽得這話，古應春便站起身來，依照預先商量好的步驟；託詞到洋人伙食店去買野味，離座而去。

等他一走，七姑奶奶的態度便不同了，在古應春面前，她因為性子好強，表示得毫不在乎；而此時與胡雪巖單獨相處，就像真的遇見了親叔叔似地，滿臉委屈、悽惶，與她平常豪邁脫略的神態比較，令人不能相信是同一個人。

「小爺叔，」她用微帶哭音的聲調說，「你看我，不上不下怎麼辦？一輩子要爭氣，偏偏搞出這麼件爭不出氣的事！所以我不大回松江，實實在在是沒臉見人。小爺叔，你無論如何要替我想想辦法。」

「你不要急！辦法一定有。」胡雪巖很謹慎地問道，「事情我要弄清楚，到底是你們感情好得分不開，還是爲了爭面子？」

「兩樣都有！」七姑奶奶答道，「講到面子，總是女人吃虧。唉！也怪我自己不好，要花槍要得自己扎傷了自己。」

胡雪巖最善於聽人的語氣，入耳便覺話外有話，隨即問道：「你要的甚麼花槍？」

問到這話，她的表情非常奇怪，好笑、得意、害羞而又失悔，混雜在一起，連胡雪巖那樣精於鑒貌辨色的人，都猜不透她葫蘆裡究竟賣的甚麼藥？

「怎麼？」胡雪巖故意反激一句，「說不出口就算了！」

「話是說得出口的，只怕——只怕小爺叔不相信。」

「這一點你不用管。不是我吹一句，別樣本事沒有，人家說話，是真是假？真到幾成帳，假到甚麼程度，都瞞不過我。」

「這我倒相信。」七姑奶奶的表情又一變，變得誠懇了，「這話呢，實在要跟小爺叔才能說；連我五嫂那裡，我都不肯說的。說了，她一定埋怨我。我倒先問小爺叔，外頭怎麼說我？」

「外頭？那裡有外頭！我只聽五哥告訴過我。」

「他怎麼說呢？」

「酒能亂性」之類的話，怎麼說得出口？胡雪巖想了想，這樣答道：「五哥說，這件事不怪老古。」

話雖含蓄，七姑奶奶一聽就明白，「自然是怪我！好像自輕自賤；天在上頭，」她說，「實實在在沒有那回事！」

「沒有那回事？」胡雪巖愕然。

這一問，即令是七姑奶奶那樣口沒遮攔的人，也不由得臉生紅暈，她正一正臉色，斂眉低眼答道：「小爺叔是我長輩，說出來也不礙口；到今天為止，老古沒有碰過我的身子。」

「原來是這回事！」胡雪巖越覺困惑，「那麼，『那句話』是怎麼來的呢？」

「是我賴老古的。」

「爲啥？」

「爲啥！」七姑奶奶這時才揚起臉來，「難道連小爺叔你這樣子的『光棍玲瓏心』都不懂？」

想一想也就懂了。必是七姑奶奶怕古應春變卦，故意灌醉了他，賴他有了肌膚之親；這樣古應春爲了責任和良心就不得不答應娶她了。

這個手法是連胡雪巖都夢想不到的。七姑奶奶的行事，與一般婦女不同，也就在這個手法上，充分顯現了。想想她真是用心良苦，而敢於如此大膽地作破釜沈舟之計，也不能不佩服！

不過，交情深厚，胡雪巖是真的當她親妹妹看待，所以佩服之外，更多的是不滿，「你真真想得！」他說，「不要說五嫂，我也要埋怨你！老古是有良心的，他跟我說的話，真正叫正人君子；萬一老古沒有肩胛，你豈不是『鞋子沒有著，先倒落個樣』？好好的人家，落這樣一個名聲在外面，你自己不在乎，害得五哥走出去，臉上都沒有光彩。你倒想想看，划算不划算？」

這句話說得七姑奶奶失悔不迭，異常不安，「啊喲喲！」她搓著手，吸著氣說：「小爺叔，你提醒我了！我倒沒有想到，會害五哥坍台！這！這怎麼辦呢？」

她這副著急的神態，胡雪巖從來沒有見過，於心大爲不忍，趕緊想安慰她；但靈機一動，覺得七姑奶奶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不受人勸；難得有這樣的機會，正好抓住了給她一個「教訓」。

於是，他越發把臉板了起來，「七姐，」他的聲音很平靜，但也很冷峻，「不是我說一句，你做事只顧自己高興，不想想人家。像這種自毀名節的做法，壞你們尤家的名聲，想來老太爺老

太太在地下也會痛心。妳的脾氣真要改改了。」

提到父母，七姑奶奶的良心越受責備，脹紅了臉，盈盈欲淚，只拿求取諒解和乞援的眼色看著胡雪巖。

「女人總是女人！」胡雪巖換了懇切柔和的聲音說：「女人能幹要看地方；男人本性上做不到的事，女人做得到，這才是真正能幹。如果你像男人那樣子能幹，只有嫁個沒用的丈夫，才能顯你的長處；不然，就決不會有好結果。爲啥呢，一個有骨氣的丈夫，樣樣事情好忍；就是不能容忍太太在外場上紮丈夫的面子！」

七姑奶奶不響。倒不是無話可說，只是覺得遇到的人總是誇她怎麼能幹，怎麼能幹，不是恭維她「女中丈夫」，就是說她比男人還管用；胡雪巖這話，她還是第一次聽到，要好好的想一想。

這一細想，就像吃橄欖那樣，上口酸澀，回味彌甘，這多少年在場面上處處占上風，但私底下作爲一個女人的苦處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到那孤燈獨對，衾寒枕單的時候，場面上的「七姐、七姐」叫得好響的聲音，一無用處；心裡所想的是丈夫跟孩子，情願燒飯洗衣裳，吃苦也有個名堂。

「人有男女，就好比天地有陰陽，萬物有剛柔，如果女人跟男人一樣，那就是只陽不陰，只剛不柔，還成甚麼世界？再說，一對夫妻，都是陽剛的性子，怎麼合得攏攢？七姐，你說我的話錯不錯？」

指名問到，七姑奶奶自然不會再沉默，應聲答道：「不錯！小爺叔的話，我還是第一趟聽到；如果早有人跟我說這話，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子的脾氣。」

「現在改也還來得及。」胡雪巖也答得極快。

「江山好改，本性難移。」七姑奶奶停了一下又說：「我試試看。」

「對！只要你有決心，要爭口氣，一定改得掉。倘或改不掉——。」胡雪巖有意不說下去。七姑奶奶當然要追問：「改不掉會怎麼樣呢？」

「改不掉？我說句老實話，你還是不必嫁老古的好。嫁了他，性情也合不攏的。」這句話她覺得說得過分，但不便爭辯，只好不答。

「你不相信我的話是不是？——。」

「不是不相信小爺叔的話。」七姑奶奶搶著說，「老古也常來常往，他沒有說過啥！」

「我知道。」胡雪巖平靜地答說，「一則，這時候大家要客客氣氣，二則，男女雙方，沒有做夫妻跟做了夫妻以後的想法會變的！老古看重你的是心好，脾氣豪爽。你不要把你的長處，變成短處；要把你的短處改過，變成長處。」

這兩句話說得七姑奶奶佩服了：「小爺叔這兩句話有學問，我要聽！」

「那就對了，你肯聽我的話，我自然要插手管你的事。不然做媒人做得挨罵，何必去做？」

胡雪巖接著又問：「七姐，我先問你，你肯不肯改姓？」

「改姓？」七姑奶奶睜大了一雙眼問：「改啥姓？爲啥？」

「這個姓，當然不辱沒你。喔，」胡雪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急急問道：「還有句要緊話要問你？古家那位老族長見過你沒有？」

「沒有。他們古家甚麼人我也沒有見過。」

「那好！一定成功。準定用我這條瞞天過海之計。」

胡雪巖這一計，是讓王有齡認七姑奶奶作妹妹，不說是義兄妹，所以要改姓王；古應春求親要向王家去求，女家應允親事，也由王有齡出面付庚帖。這一來，古家的老族長看在知府大老爺的面子上，就算真的曉得了實情，也不好意思不答應，何況既未謀面，要瞞住他也很容易。

七姑奶奶笑得合不攏口，「小爺叔！」她說，「你真正是諸葛亮，就算古家的老頭子是曹操，也是吃驚在你手裡。不過，」她忽然雙眉微蹙，笑容漸斂，「王大爺啥身分，我啥身分？怎麼高攀得上？」

「這你不用管，包在我身上。」

「還有，」七姑奶奶又說，「五哥的意思不知道怎麼樣？」

「爲你好，五哥無有不答應的，這也包在我身上。」

七姑奶奶凝視想了一會，通前徹後思量數遍，沒有啥行不通的；只有一點顧慮：自己像不像知府家的姑奶奶？

這樣一想，便又下了決心，「我一定要改一改！」她說，「要像個官家小姐！」
「對！這才是真的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只聽轆轤馬車聲，自遠而近；七姑奶奶是聽慣了這聲音的，說一聲：「老古回來了！」隨即掀開窗簾凝望。

胡雪巖也站起來看，只見暮靄中現出兩條人影，隱約分辨得出，一個是古應春，一個是尤五。等上樓來一看，果然不錯；古應春把一大包燻鵝鵝之類的野味交給七姑奶奶時，不由得凝神望了她一眼。

「怎麼樣？」他看她眉目舒展，多少天來隱隱存在的挹鬱，一掃而空，所以問道：「老胡出了甚麼好主意？」

這一問，連尤五也是精神一振；雙眼左右環視，從胡雪巖看到她妹妹臉上，顯出渴望了解的神情。

這使得七姑奶奶很感動。她一直以爲尤五對自己的麻煩，不聞不問，也不常來看她，是故意冷淡的表示，內心相當不滿；現在才知道他是如何關切！因此，反倒矜持慎重了，「請小爺叔告訴你們好了。」她說，「這件事要問五哥。」說完，翩然下樓，到廚房去了。

於是，胡雪巖把他的辦法，爲他們說了一遍。古應春十分興奮；而尤五則比較沉著，所表示的意見，也就是七姑奶奶所顧慮過的。

「王大老爺跟你的交情，我是曉得的，一說一定成功；不過我們自己要照照鏡子，就算高攀上了，王大老爺不嫌棄，旁人會說閒話。」

「五哥，你說這話，我就不佩服了。」胡雪巖很率直地說，「你難道是那種怕旁人道長論短

說閒話的人？」

尤五面有愧色，「自己人，我說實話，」他說，「這兩年我真的有點怕事。俗語道得好：『初出三年，天下去得；再走三年，寸步難行。』我現在就常想到這兩句話。」

胡、古兩人都不作聲，因為不知道尤五這話中是不是有何所指？覺得以保持沉默爲宜。

「這不談了。就照小爺叔的辦法；我這裡在禮節上應該如何預備，請小爺叔吩咐。」

「這是小事。眼前我們先要替老古籌劃；事情要這樣做法，就算原來所談的親事，已經不成功，另起爐灶娶王家的小姐。這樣子才裝得像。」

「對！」尤五又鄭重其事地說：「有句話！我要請小爺叔告訴阿七，這裡不能再住了，先回松江去。」

提到這一層，胡雪巖突然想起一句話，對古應春笑道：「對不起！我要跟尤五哥講個蠻有趣的笑話。」

既是有趣的笑話，何不說來大家聽聽，偏要背著人去講？可見這笑話與自己有關。不但古應春大感困擾；連尤五也覺得奇怪，等胡雪巖說了七姑奶奶所表明的心跡，他卻真的笑了，笑聲甚大；因爲一小半是好笑，一大半是欣悅，自己妹子不管怎麼樣飛揚浮躁，到底還是玉潔冰清的！

「笑啥？」古應春真的忍不住了，走過來問道：「說來讓我也笑笑。」

尤五和胡雪巖都不答他的話，不約而同的對看了一眼，相互徵詢意見。

「這話應該說明白它！」尤五很認真的說。

要說當然該由胡雪巖來說，他把古應春拉到一邊，揭破了七姑奶奶的秘密。

「怪不得！」古應春失聲而呼，心中有無比的寬慰；因為解消了他多少天來，只能存之於心願，無法跟人去研究的一個疑團——當天五更夢醒，只見七姑奶奶穿一件小夾襖在燈下獨坐，眼下隱隱淚痕；然後就說，甚麼都給他了，要他對著燈起誓，永不變心。他也真的覺得愧對佳人，所以唯命是從。但有時靜中回想，怎麼樣也記不起那股「軟玉溫香抱滿懷」的旖旎風光；更不用說真個消魂，是何滋味？人生最難得的良宵，竟這樣糊裡糊塗，不知不覺地度過，真比「豬八戒吃人參果」還可惜。此刻才知道「豬八戒」是受了騙了。

然而受騙比不會受騙好！古應春非七姑奶奶不娶，主要的是爲了盡責任，此刻卻又恢復到初見時的心境，「整頓全神注定卿」，是傾心愛慕，因而又向胡雪巖深深一揖：「務期玉成，越快越好！」

「好事多磨，你把心耐下來。」胡雪巖揉一揉肚子說：「我實在餓了。」

這一說，尤五和古應春都有同感，不知道女主人在做甚麼費手腳的菜，一直不能開飯？正想下樓探望；只見七姑奶奶帶著小大姐，端了朱漆托盤上來，一進門就笑道：「今天吃廣東魚生。我是第一次做，不曉得靈光不靈光？如果不好吃，你們罵老古，是他傳授不得法。」

「你是第一次做，我是第一次見。怎麼個吃法？」

胡雪巖一面說，一面走過去看，中間是個空的盛魚翅的大冰盤，另外又有十幾個大大小小的盤子，盛著魚生、榨得乾乾的蘿蔔絲、油炸過的粉絲與繖子、鹽、糖、麻油、胡椒之類的作料，